

全本

# 二十四史

梁周北  
书书史  
北南隋  
齐书史书



(唐)李延寿 著

# 南史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# 南史目录

|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南史卷一   | 宋本纪上第一  | (1)   |
| 南史卷二   | 宋本纪中纪第二 | (7)   |
| 南史卷三   | 宋本纪下第三  | (14)  |
| 南史卷四   | 齐本纪上第四  | (18)  |
| 南史卷五   | 齐本纪下第五  | (24)  |
| 南史卷六   | 梁本纪上第六  | (30)  |
| 南史卷七   | 梁本纪中第七  | (36)  |
| 南史卷八   | 梁本纪下第八  | (41)  |
| 南史卷九   | 陈本纪上第九  | (46)  |
| 南史卷十   | 陈本纪下第十  | (52)  |
| 南史卷十一  | 列传第一    | (57)  |
| 南史卷十二  | 列传第二    | (60)  |
| 南史卷十三  | 列传第三    | (63)  |
| 南史卷十四  | 列传第四    | (68)  |
| 南史卷十五  | 列传第五    | (74)  |
| 南史卷十六  | 列传第六    | (79)  |
| 南史卷十七  | 列传第七    | (82)  |
| 南史卷十八  | 列传第八    | (86)  |
| 南史卷十九  | 列传第九    | (91)  |
| 南史卷二十  | 列传第十    | (96)  |
| 南史卷二十一 | 列传第十一   | (99)  |
| 南史卷二十二 | 列传第十二   | (102) |
| 南史卷二十三 | 列传第十三   | (107) |
| 南史卷二十四 | 列传第十四   | (112) |
| 南史卷二十五 | 列传第十五   | (116) |
| 南史卷二十六 | 列传第十六   | (120) |
| 南史卷二十七 | 列传第十七   | (125) |
| 南史卷二十八 | 列传第十八   | (128) |
| 南史卷二十九 | 列传第十九   | (131) |
| 南史卷三十  | 列传第二十   | (134) |
| 南史卷三十一 | 列传第二十一  | (138) |
| 南史卷三十二 | 列传第二十二  | (142) |
| 南史卷三十三 | 列传第二十三  | (145) |
| 南史卷三十四 | 列传第二十四  | (151) |
| 南史卷三十五 | 列传第二十五  | (156) |
| 南史卷三十六 | 列传第二十六  | (159) |
| 南史卷三十七 | 列传第二十七  | (163) |
| 南史卷三十八 | 列传第二十八  | (167) |

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南史卷三十九 | 列传第二十九 | (171) |
| 南史卷四十  | 列传第三十  | (174) |
| 南史卷四十一 | 列传第三十一 | (177) |
| 南史卷四十二 | 列传第三十二 | (180) |
| 南史卷四十三 | 列传第三十三 | (184) |
| 南史卷四十四 | 列传第三十四 | (186) |
| 南史卷四十五 | 列传第三十五 | (191) |
| 南史卷四十六 | 列传第三十六 | (194) |
| 南史卷四十七 | 列传第三十七 | (197) |
| 南史卷四十八 | 列传第三十八 | (200) |
| 南史卷四十九 | 列传第三十九 | (204) |
| 南史卷五十  | 列传第四十  | (208) |
| 南史卷五十一 | 列传第四十一 | (212) |
| 南史卷五十二 | 列传第四十二 | (217) |
| 南史卷五十三 | 列传第四十三 | (220) |
| 南史卷五十四 | 列传第四十四 | (225) |
| 南史卷五十五 | 列传第四十五 | (227) |
| 南史卷五十六 | 列传第四十六 | (232) |
| 南史卷五十七 | 列传第四十七 | (235) |
| 南史卷五十八 | 列传第四十八 | (239) |
| 南史卷五十九 | 列传第四十九 | (243) |
| 南史卷六十  | 列传第五十  | (246) |
| 南史卷六十一 | 列传第五十一 | (250) |
| 南史卷六十二 | 列传第五十二 | (253) |
| 南史卷六十三 | 列传第五十三 | (258) |
| 南史卷六十四 | 列传第五十四 | (261) |
| 南史卷六十五 | 列传第五十五 | (264) |
| 南史卷六十六 | 列传第五十六 | (268) |
| 南史卷六十七 | 列传第五十七 | (272) |
| 南史卷六十八 | 列传第五十八 | (277) |
| 南史卷六十九 | 列传第五十九 | (280) |
| 南史卷七十  | 列传第六十  | (283) |
| 南史卷七十一 | 列传第六十一 | (288) |
| 南史卷七十二 | 列传第六十二 | (293) |
| 南史卷七十三 | 列传第六十三 | (299) |
| 南史卷七十四 | 列传第六十四 | (304) |
| 南史卷七十五 | 列传第六十五 | (307) |
| 南史卷七十六 | 列传第六十六 | (312) |
| 南史卷七十七 | 列传第六十七 | (315) |
| 南史卷七十八 | 列传第六十八 | (321) |
| 南史卷七十九 | 列传第六十九 | (325) |
| 南史卷八十  | 列传第七十  | (328) |

## 南史卷一

## 宋本纪上第一

宋高祖武皇帝讳裕，字德舆，小字寄奴，彭城县绥舆里人，姓刘氏，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。彭城楚都，故苗裔家焉。晋氏东迁，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。皇祖靖，晋东安太守。皇考翘，字显宗，郡功曹。帝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，神光照室，明，是夕甘露降于庭树。及长，雄杰有大度，身长七尺六寸，风骨奇伟，不事廉隅小节，奉继母以孝闻。

尝游京口竹林寺，独卧讲堂前，上有五色龙章，众僧见之，惊以白帝，帝独喜曰：“上人无妄言。”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，其地秦史所谓曲阿、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。时有孔恭者，妙善占墓，帝尝与经墓，欺之曰：“此墓何如？”孔恭曰：“非常地也。”帝由是益自负。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，横渔山泽，同侣或亦睹焉。及贵，龙形更大。

帝素贫，时人莫能知，唯琅邪王濛独深敬焉。帝尝负刁逵社钱三万，经时无以还，被逵执，濛密以己钱代偿，由是得释。后伐获新洲，见大蛇长数丈，射之，伤。明日复至洲，里闻有杵臼声，往视之，见童子数人皆青衣，于榛中捣药。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王为刘寄奴所射，合散傅之。”帝曰：“王神何不杀之？”答曰：“刘寄奴王者不死，不可杀。”帝叱之，皆散，仍收药而反。又经客下邳逆旅，会一沙门谓帝曰：“江表当乱，安之者，其在君乎。”帝先患手创，积年不愈，沙门有一黄药，因留与帝，既而忽亡，帝以黄散傅之，其创一傅而愈。宝其余及所得童子药，每遇金创，傅之并验。

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。晋隆安三年十一月，祗贼孙恩作乱于会稽，朝廷遣卫将军谢琰、前将军刘牢之东讨。牢之请帝参府军事，命与数十人觐贼，遇贼众数千，帝便与战，所将人多死，而帝奋长刀，所杀伤甚众。牢之子敬宣疑帝为贼所困，乃轻骑寻之；既而众骑并至，遂平山阴，恩遁入海。

四年五月，恩复入会稽，杀谢琰。十一月，牢之复东征，使帝戍句章，句章城小人少，帝每战陷阵，贼乃退还溪口。时东伐诸将，士卒暴掠，百姓皆苦之，惟帝独无所犯。

五年春，恩频攻句章，帝屡破之，恩复入海。三月，恩北出海盐，帝筑城于故海盐，贼日来攻城，城内兵少，帝乃选敢死士击走之。时虽连胜，帝深虑众寡不敌，乃一夜偃旗以示羸弱，观其懈，乃奋击，大破之。恩知城不可下，进向沪渎，帝弃城追之。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为前驱，帝以吴人不习战，命之在后，不从。是夜帝多设奇兵，兼置旗鼓，明日战，伏发，贼退，嗣之追奔陷没。帝且退且战，麾下死伤将尽，乃至向处止，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。贼疑尚有伏，乃引去。六月，恩浮海至丹徒，帝兼行与俱至，奔击大破之。恩至建邺，知朝廷有备，遂走郁洲。八月，晋帝以帝为下邳太守。帝又追恩至郁洲及海盐，频破之。恩自是饥馑，奔临海。

元兴元年，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，驃骑将军司马元显遣牢之拒之，帝又参其军事。玄至，帝请击之，牢之不许，乃遣子敬宣诣玄请和。帝与东海何无忌并固谏，不从。玄克建邺，以牢之为会稽内史。牢之惧，招帝于广陵举兵，帝曰：“人情去矣，广陵亦岂可得之？”牢之竟缢于新洲。何无忌谓帝曰：“我将何之？”帝曰：“可随我还京口。玄必守旧节，当与卿事之；不然，与卿图之。”

玄从兄修以抚军将军镇丹徒，以帝为中兵参军。孙恩自败后，惧见获，乃投水死于临海，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。玄复遣帝东征。

二年，循奔永嘉，帝追破之。六月，加帝彭城内史。

十二月，桓玄篡位，迁晋帝于寻阳。桓修入朝，帝从至建邺，玄见帝，谓司徒王谧曰：“非见刘裕，风骨不恒，盖人杰也。”每游集，赠赐甚厚。玄妻刘氏，尚书令耽之女也，聪明有智鉴，尝见帝，因谓玄曰：“刘裕龙行虎步，视瞻不凡，恐必不为人下，宜早为其所。”玄曰：“我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可，待关、陇平定，然后议之。”

修寻还京口，帝托以金创疾动，不堪步从，乃与无忌同船共还，建兴复计，及弟道规、沛国刘毅、平昌孟昶、任城魏咏之、高平檀凭之、琅邪诸葛长人、太原王元德、陇西辛愿弘、东莞童厚之，并同义谋。时桓修弟弘为青州刺史，镇广陵，道规为弘中兵参军，昶为州主簿，乃令毅起谋共袭弘。长人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，谋据历阳相应，元德、厚之谋于建邺攻玄，克期齐发。

三年二月乙卯，帝托游猎，与无忌、咏之、凭之，毅从弟潜，凭之从子韶、祗、隆、道济，昶族弟怀玉等，集义徒凡二十七人，愿从者百余人。丙辰，候城门开，无忌等义徒服传诏服，称诏居前，义众驰入齐叫，吏士惊散，即斩修以徇。帝哭之甚恻，厚加敛恤。昶劝弘其日出猎，未明，开门出猎人，昶、道规、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，因开门直入，弘方啖粥，即斩之，因收众济江。

义军初渡京城，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，帝登城谓曰：“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，我等并被密诏诛逆党，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。诸君非大晋之臣乎？”弘等信之而退。毅即至，帝命诛弘等。

毅兄迈先在建邺，事未发数日，帝遣同谋周安穆报之，便为内应。迈甚惧，安穆虑事发，驰归。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，迈便下船，欲之郡。是夜玄与迈书曰：“北府人情云何？卿近见刘裕何所道？”迈谓玄已知其谋，晨起白之。玄惊，封迈为重安侯，又以不执安穆故杀之，诛元德、愿弘、厚之等。乃遣顿丘太守皇甫敷、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。

先是，帝造游猎将军何澹之，左右见帝光曜满室，以告澹之，澹之以白玄，玄不以为意，至是，闻义兵起，甚惧。或曰：“裕等其弱，陛下何虑之深？”玄曰：“刘裕足为一世之雄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，持一掷百万，何无忌，刘牢之之外甥，酷似其舅，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？”时众推帝为盟主，以孟昶为长史，总后事，檀凭之为司马，百姓愿从者千余人。军次竹里，移檄都下曰：

夫成败相因，理不常泰，狡焉肆虐，或遇圣明。自我大晋，屡遭阳九，隆安以来，皇家多故，贞良弊于豺狼，忠臣碎于虎口。逆臣桓玄敢肆陵慢，阻兵荆郢，肆暴郡邑，天未忘难，凶力实繁，逾年之间，遂倾皇祚。主上播越，流幸非

所，神器沈辱，七庙毁坠，虽夏后之离浞、豷，有汉之遭莽、卓，方之于兹，未足为喻。自玄篡逆，于今历载，弥年亢旱，人不聊生，士庶疲于转输，文武困于板筑，室家分析，父子乖离，岂惟《大东》有杼轴之悲，《揅梅》有顷筐之怨而已哉！仰观天文，俯察人事，此而可存，孰有可亡！凡在有心，谁不扼腕。裕等所以叩心泣血，不遑启处者也。

是故夕寐宵兴，搜奖忠烈，潜崎崿，过子履虎，乘机奋发，义不图全。辅国将军刘毅、广武将军何无忌、镇北主簿孟昶、兖州主簿魏咏之、宁远将军刘道规、龙骧参军刘藩、振威将军檀凭之等，忠烈断金，精贯白日，荷戈俟奋，志在毕命。益州刺史毛璩，万里齐契，扫定荆楚。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，宫于寻阳。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，保据石头。扬武将军诸葛长人收集义士，已据历阳。征虏参军庾曠之等潜相连结，以为内应。同力协契，所在蜂起，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成王修、青州刺史弘。义众既集，文武争先，咸谓不有一统，则事无以辑。裕辞不获命，遂总军要，席上凭祖宗之灵，下整义夫之节，剪贼逆逆，荡清京华。公侯诸君，或世树忠贞，或身荷爵宠，而并俯眉猾竖，无由自效，顾瞻周道，宁不吊乎！今日之举，良其会也。裕以虚薄，才非古人，受任于既颠之运，接势于已替之机，丹诚未宣，感慨愤激。望霄汉以永怀，历山川以增仁，投檄之日，神驰贼庭。

三月戊午，遇皇甫之于江乘，帝躬执长刀，大呼，即斩甫之。进至罗落桥，遇皇甫敷，檀凭之战败，死之，众退，帝进战弥厉，又斩数首。初，帝建大谋，有工相者相帝与无忌等近当大贵，惟云凭之无相。至是，凭之战死，帝知其事必捷。

玄闻敷等没，使桓谦屯东陵口，卞范之屯覆舟山西。己未，义军进至覆舟东，张疑兵，以油帔冠诸树，布满山谷。帝先驰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一不当百，呼声动天地。因风纵火，烟焰张天，谦等大败。玄始虽遣军，而走意已决，别遣领军殷仲文具舟石头，闻谦败，轻船南逸。

庚申，帝镇石头城，立留台百官，焚桓温主于宣阳门外，造晋新主于太庙。遣诸将追玄，命尚书王叡率百官奉迎乘舆。司徒王谧与众议推帝领扬州，帝固辞，乃以谧为录尚书事、领扬州刺史，帝为镇军将军、都督八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领军将军。

初，晋陵人韦叡善相术，桓修令相帝当得州不，叡曰：“当得边州刺史。”退而私于帝曰：“君相贵不可言。”帝笑曰：“若中，当相用为司马。”至是，叡诣帝曰：“成王不负桐叶之信，亦应不忘司马之言。今不敢希镇军司马，愿得领军佐。”于是用焉。

时诸葛长人失期，为刁遵执送，未至而玄败。玄经寻阳，江州刺史郭昶之为具乘舆法物。初，荆州刺史王绥以江左冠族，又桓氏之甥，素甚陵帝，至是，及其父尚书左仆射愉有自疑志，并及诛。

四月戊子，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，承制，大赦，惟桓玄一祖后不免。桓玄之篡，王遵佐命，手解安帝玺绶。及义旗建，众谓遵宜诛，惟帝素德遵，保持之。刘毅尝因朝会，问遵玺绶所在，遵益惧。及王愉父子诛，遵从弟湛谓湛曰：“王驹无罪而诛，此是翦除胜己，兄既桓氏党附，求免得乎？”愉，小字也。湛惧，奔曲阿。帝笺白大将军迎还，复其位。

玄挟天子走江陵，又浮江东下，与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等遇于崱嵫洲，众军大破之。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建邺。玄复挟天子至江陵，因走南郡，太守王腾之、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。

初，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祐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州，璩弟子情之时为玄屯骑校尉，诱玄入蜀，至枚回洲，恬与祐之迎射之，益州督护冯迁斩玄，传首建邺。玄从于振逃于华容之涌中，招集逆党，袭江陵城，腾之、康产皆被杀。桓谦先匿沮川，亦聚众应振。为玄举哀，立丧庭。谦率众官奉玺绶于安帝。刘毅、何无忌进及桓振战，败绩于灵溪。

十月，帝领青州刺史，甲仗百八入殿。

义熙元年正月，毅等至江津，破桓谦、桓振，江陵平。三月甲午，晋帝至自江陵。庚子，诏进帝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帝固让，旋镇丹徒。九月乙巳，加帝领兖州刺史。

卢循浮海破广州，获刺史吴隐之，即以循为广州刺史，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。

二年三月，进帝督交、广二州。十月，论匡复勋，封帝豫章郡公，邑万户，赐绢三万匹。其余封赏各有差。

三年十二月，司徒、录尚书、扬州刺史王谧薨。

四年正月，微帝入辅，授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徐、兖二州刺史如故。表解兖州。先是，帝遣冠军刘劭宣伐蜀贼谯纵，无功而还。九月，帝以劭宣挫退，逊位，不许。十月，乃降为中军将军，开府如故。

五年二月，伪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。三月，帝抗表北讨，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。乃浮淮入泗，五月，至下邳，留船，步军进琅邪，所过筑城留守。

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岨，坚壁清野以待，超不从。初谋是役，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岨，军无所资，何能自反？帝曰：“不然。鲜卑性贪，略不及远，既幸其胜，且爱其谷，必将引我，且亦轻战。师一人岨，吾何患焉。”及入岨，帝举手指天曰：“吾事济矣。”众问其故，帝曰：“师既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志，余粮栖亩，军无匮乏之忧，胜可必矣。”

六月，超留羸老守广固，使其广宁王贺剌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。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，超告五楼急据之。比至，为龙骧将军孟龙符所保，五楼乃退。

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，方轨徐行，车张帟，御者执稍，以骑为游军，军令严肃。比及临朐，贼骑交至，帝命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陷其阵。日向昃，战犹酣，帝用参军胡藩策，袭克临朐，贼乃大奔。超遁还广固，获其玉玺、豹尾、犂等，送于都。丙子，克广固大城，超固其小城。乃设长围以守之，馆谷于青土，停江、淮转输。

七月，超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，自长安反，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。纲有巧思，先是，帝修攻具，城上人曰：“汝不得张纲，何能为也。”及至，升诸楼车以示之，城内莫不失色。超既求救不获，纲反见虏，乃求称藩，割大岨为界，献马千匹，不听。

时姚兴遣使，声言将涉淮左，帝谓曰：“尔报姚兴，我定青州，将过函谷，房能自送，今其时矣。”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曰：“此言不足威敌，容能怒彼。若鲜卑未拔，西羌又至，公何以待之？”帝乃笑曰：“此兵机也，非子所及。羌若

能救，不有先声，是自强也。”

十月，张纲修筑具成，设飞楼县梯，木幔板屋，冠以牛皮，弓矢无所用之。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以千余人来援，帝夜潜遣军会之，明旦，恢众五千，方道而进，每晋使将到，辄复如之。

六年二月丁亥，屠广固，超逾城走，追获之，斩于建康市。杀其王公以下，纳生口万余，马二千匹。

初，帝之北也，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，循不从，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：“今日之机，万不可失。若克京都，刘公虽还，无能为也。”循从之，是月，寇南康、庐陵、豫章诸郡，郡守皆奔走。时帝将镇下邳，进兵河、洛，及征使至，即日班师。镇南将军何无忌与道覆战，败死于豫章，内外震骇，朝议欲率乘舆北走。帝次山阳，闻败，卷甲与数十人造江上征问，知贼尚未至。

四月癸未，帝至都。刘毅自表南征，帝以贼新捷锋锐，须严军偕进，使刘藩止之，毅不从。五月壬午，卢循败毅于桑落洲。及帝帝凯入，相视失色，欲还寻阳，平江陵，据二州以抗朝廷。道覆请乘胜遂下，争之旬日，乃从。

于时北师始还，伤痍未复，战士才数千，贼众十余万，舳舻亘千里。孟昶、诸葛长人惧，欲拥天子过江，帝曰：“今兵士虽少，犹足一战，若其克济，臣主同休；如其不然，不复能草间求活，吾计决矣。”初，帝征慕容超，惟孟昶劝行，丙辰，昶乃表天子，引罪，仰药而死。

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，帝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分其兵则人测虚实，一处失利，则沮三军之心，若聚众石头，则众力不分。”戊午，帝移镇石头。乙丑，贼大至，帝曰：“贼若新亭直上，且将避之；若回泊蔡洲，成禽耳。”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，循多疑少决，每求万全，乃泊蔡洲以待军溃。帝登石头以望，见之，悦。庚辰，贼设伏于南岸，疑兵向白石。帝率刘毅、诸葛长人北拒焉，留参军徐赤特戍查浦，戒令勿战。帝既北，贼焚查浦而至张侯桥，赤特与战，大败，贼进屯丹阳郡。帝驰还石头，斩徐赤特。解甲久之，乃出降于南塘。七月庚申，循自蔡洲退，将还归寻阳，帝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。使建威将军孙处海道袭番禺，戒之曰：“我十二月必破妖寇，卿亦足至番禺，先倾其巢窟也。”

十月，帝率舟师南伐，使刘毅监太尉留府。是月，徐道覆寇江陵，荆州刺史刘道规大破之，道覆走还淞口。十一月，孙处至番禺，克其城，卢循父娘奔始兴，处抚其人以守。十二月己卯，大军次大雷。庚辰，贼方江而下，帝躬提幡鼓，命众军齐力击之，军中多万钧神弩，所至莫不摧陷。帝自于中流麾之，因风水之势，贼舰悉薄西岸，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，大败。循还寻阳，遂走豫章，悉力栅左里。丙申，大军次左里，将战，帝麾之，麾竿折，幡沉于水，众咸惧，帝笑曰：“昔覆舟之役亦如此，今胜必矣。”攻其栅，循单舸走，众皆降。师旋，晋帝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。

七年正月己未，振旅而归，改授大将军、扬州牧，给班剑二十人，本官并如故。固辞。凡南北征伐战亡者，并列上赠，尸丧未反者，遣主帅迎接，致还本土。

二月，卢循至番禺，为孙处所破，收余众南走。刘藩、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。

自晋中兴以来，朝纲弛紊，权门兼并，百姓流离，不得保其产业，桓玄颇欲厘改，竟不能行。帝既作辅，大示轨则，豪强肃然，远近禁止。至是，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。帝诛亮，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。

晋帝又申前诏，帝固辞。于是改授太尉、中书监，乃受命，奉送黄钺。

交州刺史杜惠度斩卢循父子，函七首送都。

先是，诸州郡所遣秀才，孝廉多非其人，帝乃表申明旧例，策试之。

荆州刺史刘道规疾患，求归，八年四月，改授豫州刺史，以豫州刺史刘毅代之。毅既有雄才大志，与帝俱兴复晋室，自谓京城、广陵功足相抗，虽权事推帝，而心不服也。厚自矜许，朝士豪望者并多归之，与尚书仆射谢混、丹阳尹郡僧施并深相结。及镇江陵，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，请僧施为南蛮校尉。帝知毅终为异端，心密图之。毅至西，称疾笃，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，帝伪许焉。九月，藩入朝，帝命收藩及谢混，并赐死。自表讨毅，又假黄钺，率诸军西征。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兖州刺史道怜镇丹徒，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留府事，加太尉司马、丹阳尹、刘穆之建威将军，配以实力。壬午，发建邺，遣参军王镇恶、龙骧将军胡恩前袭江陵，克之，毅及党与皆伏诛。

十一月，帝至江陵，分荆州十郡为湘州，帝仍进督焉。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，使伐蜀。晋帝进帝太傅、扬州牧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班剑二十人。

九年二月乙丑，帝至自江陵。初，诸葛长人贪淫骄横，帝每优容之。刘毅既诛，长人谓所亲曰：“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杀韩信，祸其至矣。”将谋作乱。帝克期至都，而每淹留不进。公卿以下，频日奉候于新亭，长人亦骤出。既而帝轻舟密至，已还东府矣。长人到门，引前，却人闲语，凡平生言所不尽者，皆与及之，长人甚悦。帝已密命左右丁昨自幔后出，于坐拉杀，死于床侧。舆尸付廷尉，并诛其弟黎人。昨骁勇有力，时人语曰：“勿跋扈，付丁昨。”

先是，山湖州泽皆为豪强所夺，百姓薪采渔钓，皆责税直，至是禁断之。时人居未一，帝上表定制，于是依界土断，惟徐、兖、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限。诸流寓郡县，多所并省。

以帝领镇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帝固让太傅、扬州牧及班剑，奉还黄钺。

七月，朱龄石平蜀，斩谯纵，传首建邺。

九月，晋帝以帝平齐、定卢循功，封帝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；并重申前命，授帝太傅、扬州牧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班剑二十人。将吏百僚敦劝，乃受羽葆、鼓吹、班剑，余固辞。

十年，息人简役，筑东府城，起府舍。

帝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，又得江、汉人心，疑其有异志；而休之子谯王文思在都，招聚轻侠，帝执送休之，今自为其所。休之表废文思，并与书陈谢。

十一年正月，帝收休之子文宝、兄子文祖，并赐死，率众西讨。复假黄钺，领荆州刺史。以中军将军道怜监留府事。休之上表自陈，并罪状帝。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有干用才，帝未至江陵，密书招之。延之报书曰：“承亲率戎马，远履西偏，阍境士庶，莫不惶骇。辱疏，知以谯王前事，良增叹息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敦怀待物，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德委诚，每事询仰。谯王往以微事见劾，犹自表逊位；况以太过而当默邪！素示云，‘处怀期物，自’

有由来。今伐人之君，殃人以利，真可谓‘处怀期物’者矣。刘藩死于阖闾之门，诸葛亮死于左右之手，甘言说方伯，袭之以轻兵，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，阊外无自信诸侯，以为得算，良所耻也。吾虽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，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？假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。不复多云。”帝视书叹息，以示将佐曰：“事人当如此。”

三月，军次江陵。初，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，且虑不为帝容，常为讖曰：“鱼登日，辅帝室。”与休之相结。至是，率其子竟陵太守轨会子江陵。帝济江，休之众溃，与轨等奔襄阳，江陵平。加领南蛮校尉。将拜南蛮，遇四废日，佐史郑鲜之等白迁日，不许。下书开宽大之恩。

四月，进军襄阳，休之等奔姚兴。晋帝复申前令，授太傅、扬州牧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加前部羽葆、鼓吹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封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。八月甲子，帝至自江陵，奉还黄钺，固辞太傅、州牧、前部羽葆、鼓吹，其余受命。

十二年正月，晋帝诏帝依旧辟士，加领平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增督南秦，凡二十二州。帝以平北文武寡少，不宜别置，于是罢平北府，以并大府。三月，加帝中外大都督。

初，帝平齐，仍有定关、洛意，遇卢循侵逼，故寝。及荆、雍平，乃谋外略。会姚兴死，子泓新立，兄弟相杀，关中扰乱。四月乙丑，帝表伐关、洛，乃戒严北讨，加领征西将军、司豫二州刺史。以世子为徐、兖二州刺史。帝欲以义声怀远，奉琅邪王北伐。五月，庐江霍山崩，获六钟，献之天子。癸巳，加领北雍州刺史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剑为四十人。八月丁巳，率大众进发，以世子为中军将军，监太尉留府事，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。九月，帝至彭城，加领北徐州刺史。十月，众军至洛，围金墉，降之。修复晋五陵，置守卫。

十二月壬申，晋帝加帝位相国、总百揆、扬州牧，封十郡为宋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绶、远游冠、录綬绶，位在诸侯王上。策曰：

朕以寡昧，仰继洪基，夷羿乘衅，荡覆王室，越在南鄙，迁子九江。宗祀绝粮，人神无位，提挈群凶，寄命江浦，则我祖宗之烈，奄坠于地，七百之祚，翦焉既倾，若涉巨海，罔知攸济。天未绝晋，诞育英辅，振厥弛维，再造区宇，兴亡继绝，俾昏作明，元勋至德，朕实攸赖。

今将授公典策，其敬听朕命：乃者，桓玄肆僭，滔天泯夏，拔本塞源，颠厥六位，庶僚俯眉，四方莫恤。公精贯朝日，气陵虹霓，奋其灵武，大歼群丑，克复皇邑，奉献神祇。此公之大节，始于勤王者也。授律群后，溯流长骛，薄伐崑崙，献捷南郢，大愆折首，群逆毕夷，三光旋采，旧物反正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出藩入辅，弘兹保弼，阜财利用，繁殖黎元，编户岁滋，疆宇日启，导德明刑，四境有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鲜卑负众，僭盗三齐，介恃遐阻，仍为边害，公搜乘秣马，复入远疆，冲槽四临，万雉俱溃，拓土三千，申威龙漠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卢循妖凶，伺隙五岭，侵覆江、豫，矢及王城，国议迁都之规，家献徙卜之计，公乘轶南济，义形于色，运奇捷略，英谋不世，狡寇穷恤，丧旗育遁，俾我畿甸，拯于将坠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追奔逐北，扬旂江滨，偏旅浮海，指日遭至，番禺之功，俘级万数，左里之捷，鸟散鱼溃，元凶远窜，传首万里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刘毅叛朕，负衅西夏，陵上罔主，志肆奸暴，公御轨以刑，消之不日，罪人斯得，荆、衡宁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黠纵怙乱，寇窃一隅，王化阻阂，三巴沦溺，公指命偏帅，授以良图，陵波凭瀚，致屈井络，僭竖伏顿，梁、岷草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马休、鲁宗，阻兵内侮，驱率二方，连旗称乱，公投袂星言，研其上略，江津之师，势逾风电，回旆沔川，实繁震惧，二叛奔迸，荆、雍来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嘉不竞，四夷擅华，五都倾荡，山陵幽辱，祖宗怀没世之愤，遗谥有《匪风》之思，公远齐阿衡纳隍之仁，近同小白灭亡之耻，鞠旅陈师，赫然大号，分命群帅，北徇司、兖、许、郑风靡，汎、洛载清，百年榛秽，一朝扫荡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命康宇内之勋，重之以明德。爰初发迹，则奇谟冠古，电击强寇，则锋无前对，聿宁东畿，大造黔首。若乃草昧经纶，化融于岁计，扶危静乱，道固于苞桑。阙削烦苛，较若画一，淳风美化，盈塞区宇。是以绝域献琛，遐夷纳尽，王略所宣，九服率从。虽文命之东渐西被，咎繇之近于种德，何以尚兹。

朕闻先王之宰世也，庸勋尊贤，建侯胙土，褒以宠章，崇其徽物，所以协辅皇室，永隆藩屏。故曲阜光启，遂荒徐宅，营丘表海，四履有闻。其在襄王，亦赖匡霸，又命晋文，备物光赐。惟公道冠前烈，勋高振古，而殊典未饰，朕甚惜焉！今进授相国，以徐州之彭城沛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、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，锡兹玄土，宜以白茅，爰定尔居，用建家社。昔晋、郑启藩，人作卿士，周、召保傅，出总二南，内外之任，公实兼之。今命使持节、兼太尉、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，宋公玺绶，使持节、兼司空、散骑常侍、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位无不总，礼绝朝班，居常之名，宜与事革。其以相国总百揆，去录尚书之号；上送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都督太傅太尉印绶、豫章公印策；进扬州刺史为牧，领征西将军、司豫北徐州刺史如故。

公纪纲礼度，万国是式，乘介蹈方，罔有迁志，是用锡公大路、戎路各一，玄牡二驷；公抑末敦本，务农重积，采繁实殷，稼穡惟阜，是用锡公宽冕之服，赤舄副焉；公闲邪纳正，移风改俗，陶钧品物，如乐之和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、六佾之舞；公宣美王化，导扬休风，华夷企踵，远入膏萃，是用锡公朱户以居；公官方任能，网罗幽滞，九皋辞野，髦士盈朝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；公当轴处中，率下以义，式遏寇仇，涤除苛慝，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；公明罚恤刑，庶狱详允，放命干纪，罔有攸纵，是用锡公铁钺各一；公龙骧凤矫，咫尺八紘，括囊四海，折冲无外，是用锡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旅弓十、旅矢千；公温恭孝思，致虔礼祀，忠肃之志，仪刑四方，是用锡公钺一，圭瓒副焉。宋国置丞相以下，一遵旧仪。钦哉，其祇服往命，茂对天休，简恤庶邦，敬敷玄德，以终我高祖之嘉命！

置宋国侍中、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，即随大使奉迎。

庾亮乞伏焮遣使谒帝，求效力讨姚泓，拜为平西将军、河南公。

十三年正月，帝以舟师进讨，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。军次陈留城，经张良庙，下令以时修饰栋宇致荐焉。晋帝追赠帝祖为太常，父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让不受。二月，冠军将军檀道济等军次潼关。三月庚辰，帝率大军入河。

五月，帝至洛阳，谒晋王陵。七月，至陕，龙骧将军王镇恶舟师自河浮渭。八月，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军于蓝田，王镇恶克长安，禽姚泓。始义熙九年，岁、镇、荧惑、太白聚东井，至是而关中南。九月，帝至长安。长安丰稔，帑藏盈积，帝先收其彝器、浑仪、土圭、记里鼓、指南车及秦始皇玉玺送之都；其余珍宝珠玉，悉以班赐将帅。迁姚泓于江南，送泓斩于建康市。谒汉长陵，大会文武于未央殿。

十月，晋帝诏进宋公爵为王，加十郡益宋国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领征西将军、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帝欲息驾长安，经略赵、魏，十一月，前将军刘穆之卒，乃归。十二月庚子，发自长安，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，镇长安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。

十四年正月壬戌，帝至彭城，解严息甲。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，领河东太守，镇蒲坂。帝解司州，领徐、冀二州刺史，固让进爵。时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际有异声如雷，俄顷岸崩，有铜钟十二，出自潜壤。巩县人宗曜于其田所获嘉禾，九穗同茎，帝以献，帝冲让，乃止。

六月丁亥，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，下令赦国为殊死以下。诏崇豫章太夫人为宋公太妃，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，相国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。又诏宋国所封十郡之外，悉得除用。

先是，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，诸将杀安西长史王修，关中乱。十月，帝遣右将军朱龄石代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。义真还，为赫连勃勃所追，大败，仅以身免，诸将帅及龄石并没。

十二月，晋安帝崩，大司马琅邪王即位。

元熙元年正月，晋帝诏征帝入辅，又申前令，进公爵为王，以徐州之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、豫州之新蔡、兖州之北陈留、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梁阳十郡，增宋国。七月，乃受命。赦国内五岁刑以下，迁都寿阳。九月，解扬州。十二月，晋帝命帝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虡宫县。进王太妃为太后，王妃为太后，世子为太子，王子、王孙爵命之号，一如旧仪。

二年正月，帝表让殊礼。竟陵郡江滨自开，出古铜礼器十余枚，帝献之晋帝，让不受，于是归诸瑞物，藏于相府。四月，诏遣敦劝，兼征帝入辅。六月壬戌，帝至都。甲寅，晋帝禅位于宋。有司草诏既成，请书之，天子即便操笔，谓左右曰：“桓玄之时，天命已改，重为刘公所延，将二十载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甲子，遣使奉策曰：

咨尔宋王，夫玄古权舆，悠哉逸矣，其详靡得而闻。爰自书契，降逮三、五，莫不以上圣君四海，止戈定大业。然则帝王者，宰物之通器，君道者，天下之至公也。昔在上叶，深鉴兹道，是以天祿既终，唐、虞弗得传其嗣，符命来格，舜、禹不获全其谦。所以经纬三才，澄序彝化，作范振古，垂风万叶，莫尚于兹。自是厥后，历代弥劭。汉既嗣德于放勋，魏亦方轨于重华，谅以协谋乎人鬼，而以百姓为心者也。

昔我祖宗钦明，展居其极，而明晦代序，盈亏有期，葛藟光祸，非惟一世，曾是弗克，矧伊在今，天之所废，有自来矣。惟王体上圣之姿，包二仪之德，明齐日月，道合四时。乃者，社稷倾覆，王拯而存之，中原芜梗，又济而复之。自负固不宾，干纪放命，肆逆滔天，窃据万里，靡不润之以风雨，震之以雷霆。九伐之道既敷，八法之化自理，岂伊博施于人，济斯黔庶，固已义洽四海，道盛八荒者矣。至于上天垂象，四灵效征，图谶之文既明，入神之望已改，百工歌于朝，庶人颂乎野，亿兆扑踊，倾仁惟新。自非百姓乐推，天命攸集，岂伊在予所得独专。是用仰抵皇灵，俯顺群议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大祚其穷，天祿永终。于戏！王其允执其中，敬遵典训，副率士之嘉愿，恢洪业于无穷，时膺休祐，以答三灵之眷望。

又遣使持节、兼太保、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谢澹，兼太尉、尚书刘宣范奉玺书，归皇帝玺绶，受终之礼，一如唐虞、汉魏故事。帝奉表陈让，晋帝已逊于琅邪王第，表不获通。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，犹不许。太史令路达陈天文符应曰：“案晋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，太白昼见经天凡七，占曰：‘太白经天，人更主，异姓兴。’义熙七年，五虹见于东方，占曰：‘五虹见，天子黜，圣人出。’九年，镇星、岁星、太白、荧惑聚于东井。十三年，镇星入太微，占曰：‘镇星守太微，有立王，有徙王。’元熙元年冬，黑龙四登于天，《易传》曰：‘冬，龙见，天子亡社稷，大人受命。’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：‘嵩神言，江东有刘将军，汉家苗裔，当受天命，吾以璧三十二、镇金一饼与之，刘氏卜世之数也。’汉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，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禅晋，晋自泰始至今百五十六年，三代揖让，咸穷于六。又汉光武社于南阳，汉末而其树死，刘备有蜀，乃应之而兴；及晋季年，旧根始萌，至是而盛矣。”若此者有数十条。群臣又固请，乃从之。

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设坛，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裕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皇后帝：

晋以卜世告终，历数有归，钦若景运，以命于裕。夫树君幸世，天下为公，德充帝王，乐推攸集。越俟唐虞，降暨汉魏，靡不以上哲格文祖，元勳陟帝位，故能大拯黔首，垂训无穷。晋自东迁，四维不振，幸辅焉依，为日已久。难棘隆安，祸成元兴，遂至帝主迁播，宗祀掩灭。裕虽地非齐、晋，众无一旅，仰愤时难，俯悼横流，投袂一起，则皇祀克复。及危而能持，颠而能扶，奸宄具歼，僭伪亦灭，诚兴废有期，否终有数。至于大造晋室，拨乱济时，因藉时来，实尸其重。加以殊俗慕义，重译来庭，正朔所暨，咸服声教。至乃三灵垂象，山川告祥，人神协祉，岁月滋著。是以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金曰：“皇灵降鉴于上，晋朝款诚于下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暂旷。”遂逼群议，恭兹大礼。猥以寡德，托于兆人之上，虽仰畏天威，略是小节，顾深永怀，祇惧若兹。敬简元日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用酬万国之情，克隆天保，永祚于有宋。惟明灵是赖！

礼毕，备法驾，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赐人爵二级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，遭租宿负勿收。其犯乡论清议，赃污淫盗，一皆荡涤。长徙之身，特皆原遣。亡官失爵，禁锢夺劳，一依旧准。封晋帝为零陵王，全食一郡，载天子旌旗，乘五时副车，行晋正朔，郊祀天地，礼乐制度，皆用晋典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称诏，宫于故秣陵。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，妣为穆皇后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。诏曰：“夫微禹之感，欢深后昆，爱人怀树，犹或勿剪。虽在异代，义无废绝，降杀之仪，一依前典。可降始兴公为县公，庐陵公为柴桑县公，始安公为荔浦县侯，长沙公为醴陵县侯，康乐公即降为县侯，奉王导、谢安、温峤、陶侃、谢玄之祀，其宣力义熙者，一仍本秩。”

庚午，以司空道愔为太尉，封长沙王，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。又诏论战亡追赠及酬赏除复之科。乙亥，封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，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，义康为彭城王。丁丑，使使巡行四方，旌贤举善，问人疾苦，狱讼亏滥，政刑乖愆，伤化扰俗，未允人听者，皆具以闻。戊寅，诏增百官奉。己卯，改晋《泰始历》为《永初历》，社以子，腊以辰。

秋七月丁亥，原放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，诸流徙之家，并听还本。又以市税繁苦，优量减降。从征关、洛，殒身不反者，赠赐其家。己丑，陈留王曹虔嗣薨。辛卯，复置五校三将官，增殿中将军员二十人，余在员外。戊戌，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号车骑大将军。甲辰，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大将军，平西将军乞伏炽盘进号安西大将军，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琨进号征东大将军，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。置东宫冗从仆射、旅賁中郎将官。戊申，迁神主于太庙，车驾亲奉。壬子，诏改权制，率从宽简。

八月辛酉，诏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之，寓立于南者，听以南为号。戊辰，诏曰：“彭城桑梓，敦本斯隆，宜同丰沛。其神郡、下邳各复租布三十年。”辛未，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，陵曰永宁。癸酉，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。乙亥，赦见罪人。

闰月壬午，置晋帝诸陵守卫，其名贤先哲，详加洒扫。丁酉，林邑国遣使朝贡。

九月壬子，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、员外二十人。壬申，置都官尚书。

是岁，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。西凉亡。

二年春正月辛酉，祀南郊，大赦。丙寅，断金银涂。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，以尚书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、扬州刺史。己卯，禁丧事用铜钉。罢会稽郡府。

二月己丑，策试州郡秀、孝子延贤堂。倭国遣使朝贡。

三月乙丑，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，吏不得过一万人。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，吏不得过五千人。兵士不在此限。

夏四月己卯，初禁淫祀，除诸房庙。其先贤以勋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。戊申，听讼于华林园。

五月己酉，置东宫屯骑、步兵、翊军三校尉官。

秋七月己巳，地震。

九月己丑，零陵王殂，宋志也。车驾率百僚临于朝堂三日，如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。使兼太尉持节护丧事，葬以晋礼。

冬十月己亥，以凉州胡帅大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

十一月辛亥，葬晋恭皇帝于冲平陵，车驾率百官瞻送。

三年春正月甲辰朔，诏刑罚无轻重悉原之。癸丑，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刺史如故。进江州刺史王弘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。

二月丙戌，有星孛于虚、危。

三月，上不豫，太尉长沙王道愔、司空徐羡之、尚书仆射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晦、护军将军檀道济并人侍医药。群臣请祈祷神只，上不许，惟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庙而已。丁未，以庐陵王义真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己未，上疾瘳，大赦。

夏四月乙亥，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郡王。

五月，上疾甚，召太子，戒之曰：“檀道济虽有干略，而无远志，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。徐羡之、傅亮当无异图。谢晦屡从征伐，颇识机变，若有异，必此人也。小却，可以会稽、江州处之。”又为手诏：“朝廷不须复有别府，宰相带扬州，可置甲士千人。若大臣中任要，宜有爪牙，以备不祥人者，可以台见留队给之。有征讨，悉配以台见军队，行还复旧。后世若有幼主，朝事一委任宰相，母后不须临朝。仗既不许入台殿门，要重人可详给班剑。”癸亥，上崩于西殿，时年六十。七月己酉，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。群臣上谥曰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

上清简寡欲，严整有法度，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，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。初，朝廷未备音乐，长史殷仲文以为言，帝曰：“日不暇给，且所不解。”仲文曰：“屡听自然解之。”帝曰：“政以解则好之，故不习耳。”宁州尝献虎魄枕，光色甚丽，价盈百金。时将北伐，以虎魄疗金创，上大悦，命碎分赐诸将。平关中，得姚兴从女，有盛宠，以之废事，谢晦谏，即时遣出。财帛皆在外府，内无私藏。宋台建，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，金涂钉，上不许。使用直脚床，钉用铁。广州尝献人简细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恶其精丽劳人，即付有司弹太守，以布还之，并制岭南禁作此布。帝素有热病，并患金创，末年尤剧，坐卧常须冷物，后有人献石床，寝之，极以为佳，乃叹曰：“木床且贵，而况石邪。”即令毁之。制诸主出适，遣送不过二十万，无锦绣金玉。内外奉禁，莫不节俭。性尤简易，尝著连齿木屐，好出神武门内左右逍遥，从者不过十余人。时徐羡之住西州，尝思羡之，便步出西掖门，羽仪络驿追随，已出西明门矣。诸子旦问起居，入阁脱公服，止著裙裤，如家人之礼焉。

徵时躬耕于丹徒，及受命，耨耜之具颇有存者，皆命藏之，以留于后。及文帝幸旧宫，见而问焉，左右以实对，文帝色惭。有近侍进曰：“大舜躬耕历山，伯禹亲事土木，陛下不睹列圣之遗物，何以知稼穡之艰难，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。”及孝武大明中，坏上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五炷殿，与群臣观之，床头有土障，壁上挂葛灯笼、麻绳拂，侍中袁粲盛称上俭素之德，孝武不答，独曰：“田舍公得此，已为过矣。”故能光有天下，克成大业，盛矣哉。

少帝讳义符，小字车兵，武帝长子也。母曰张夫人，晋义熙二年，生帝于京口。时武帝年逾不惑，尚未有男，及帝生，甚悦。年十岁，拜豫章公世子。帝膂力绝人，善骑射，解音律。宋台建，拜宋世子。元熙元年，进为宋太子。武帝受禅，立为皇太子。

永初三年五月癸亥，武帝崩，是日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制服三年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六月壬申，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、尚书令，司空徐羡之、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。戊子，太尉长沙王道愔

薨。

秋九月丁未，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，武敬皇后配北郊。

冬十一月戊午，有星孛于营室。

十二月庚戌，魏军克滑台。

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辛丑，祀南郊。魏军攻金墉城。癸卯，河南郡失守。乙卯，有星孛于东壁。

二月丁丑，太皇太后崩。镇军大将军大且渠蒙逊、河南鲜卑吐谷浑阿豺并遣使朝贡。庚辰，进蒙逊驃骑大将军，封河西王。以阿豺为安西将军、沙州刺史，封浞野公。

三月壬寅，孝懿皇后祔葬于兴宁陵。是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己未，魏军克虎牢。

秋七月癸酉，尊所生张夫人为皇太后。丁丑，赦五岁刑以下。

冬十月己未，有星孛于氐。

是岁，魏明元皇帝崩。

二年春二月癸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乙巳，大风，天有云五色，占者以为有兵。执政使使者诛皇弟义真于新安。高丽国遣使朝贡。时帝居处所多乖失。

夏五月乙酉，皇太后令暴帝过恶，废为营阳王。一依汉昌邑、晋海西故事。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纂皇统。

始徐羨之、傅亮将废帝，讽王弘、檀道济求赴国讨，弘等来朝，使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为内应。是旦，道济、谢晦领兵居前，羨之等随后，因东掖门开，入白云龙门，盛等先戒宿卫，莫有御者。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，又开渎聚土，以象破冈隄，与左右引船唱呼，以为欢乐。夕游天泉池，即龙舟而寝。其朝未兴，兵士进，杀二侍者于帝侧，伤帝指，扶出东阁，就收玺绶。群臣拜辞送于东宫，遂幽于吴郡。是日，赦死罪以下。太后令奉还玺绶，檀道济入守朝堂。

六月癸丑，徐羨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。帝有勇力，不即受制，突走出昌门，追以门关路之致殒，时年十九。

论曰：晋自社稷南迁，王纲弛紊，朝权国命，递归台辅，君道虽存，主威久谢。桓温雄才盖世，勋高一时，移鼎之业已成，天人之望将改。自斯以后，帝道弥昏，道子开其祸端，元显成其衅末。桓玄乘时藉运，加以先资，革命受终，人无异望。宋武地非齐、晋，众无一旅，曾不浹旬，夷凶翦暴，诛内清外，功格上下。若夫乐推所归，讴歌所集，校之魏、晋，可谓收其实矣。然武皇将涉知命，弱嗣方育，顾有慈颜，前无严训。少帝体易染之质，寡可下之姿，外物莫犯其心，所欲必从其志，峻纵非学而能，危亡不期而集，其至颠沛，非不幸也。悲哉！

## 南史卷二

## 宋本纪中第二

太祖文皇帝讳义隆，小字车儿，武帝第三子也。晋义熙三年生于京口。十一年，封彭城县公。永初元年，封宜都郡王，位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，时年十四。长七尺五寸，博涉经史，善隶书。是岁来朝，会武帝当听讼，仍遣上讯建康狱囚，辩断称旨，武帝甚悦。

景平初，有黑龙见西方，五色云随之。二年，江陵城上有紫云。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，当在西方。其年少帝废，百官议所立，徐羨之、傅亮等以桢符所集，备法驾奉迎，入奉皇统。行台至江陵，尚书令傅亮奉表进玺绶，州府佐吏并称臣，请题榜诸门，一依官省，上皆不许。教州、府、国、郡、县有所统内见刑。是时，司空徐羨之等新有狱害，及鸾驾西迎，人怀疑惧，惟长史王昙首、司马王华、南蛮校尉到彦之共期朝臣未有异志。帝曰：“诸公受遗，不容背贰；且劳臣旧将，内外充满，今兵力又足以制物，夫何所疑！”

甲戌，乃发江陵，命王华知州府，留镇陕西，令到彦之监襄阳。车驾在道，有黑龙跃负上所乘舟，左右莫不失色，上谓王昙首曰：“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，我何德以堪之。”乃至都，群臣迎拜于新亭。先谒初宁陵，还次中堂，百官奉玺绶，冲让未受，劝请数四，乃从之。

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，皇帝即位于中堂，备法驾入宫，御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戊戌，拜太庙。诏追复庐陵王先封，奉迎灵柩。辛丑，谒临川烈武王陵。癸卯，进司空徐羨之位司徒，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，尚书令傅亮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甲辰，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，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，义宣为竟陵王，义季为衡阳王。己酉，减荆、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。

九月丙子，立妃袁氏为皇后。

是岁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丙寅，司徒徐羨之、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，上始亲览万机。辛未，祀南郊，大赦。

秋八月乙酉，驃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改授司空王弘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一月癸酉，以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，袭封武都王。

是岁，赫连屈丐死。

三年春正月丙寅，司徒徐羨之、尚书令傅亮有罪伏诛。遣中领军到彦之、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，上亲率六师西征。大赦。丁卯，以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

二月戊午，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，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。戊辰，到彦之、檀道济大破谢晦

于隐矶。丙子，车驾自芜湖反旆。己卯，离晦于延头，送都伏诛。

夏五月乙未，以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乙巳，驃骑大将军、凉州牧大且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。诏大使巡行四方，观省风俗。丙午，临延贤堂听讼，自是每岁三讯。秋，旱且蝗。

冬十二月，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，伏诛。

四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曲赦建鄴百里内。辛巳，祀南郊。

二月乙卯，行幸丹徒，谒京陵。

三月丙子，宴丹徒宫，帝乡父老咸与焉。蠲丹徒今年租布，原五岁刑以下。丁亥，车驾还宫。戊子，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。壬寅，采富阳令诸葛阐议，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。

夏五月，都下疾疫，遣使存问，给医药，死无家属者，赐以棺器。

六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

五年春正月乙亥，诏以阴阳愆序，求说言。甲申，临玄武馆阅武。戊子，都下大火，遣使巡慰振衅。

夏六月庚戌，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都下大水。乙卯，遣使检行振赡。

十二月，天竺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神䴥元年，太武皇帝伐赫连昌，灭之。乞伏炽盘死。

六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。癸丑，以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

三月丁巳，立皇子劭为皇太子。戊午，大赦，赐文武位一等。

夏四月癸亥，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，丹阳尹临川王义庆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江夏为右仆射。

五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

秋七月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己丑朔，日有蚀之，星昼见。

十二月，河西、河南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七年春二月壬戌，雪且雷。

三月戊子，遣右将军到彦之侵魏。

夏六月己卯，封氏杨难当为武都王。

冬十月戊午，立钱署，铸四铢钱。戊寅，魏克金墉城。

十一月癸未，又克虎牢。壬辰，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拒魏，右将军到彦之自滑台奔退。

十二月，都下火，延烧于太社北墙。

是岁，冯跋死。倭、百济、呵罗单、林邑、呵罗他、师子等国并遣使朝贡。吴兴、晋陵、义兴大水，遣使巡行振恤。

八年春二月辛酉，魏克滑台。癸酉，檀道济引军还，自是河南复亡。

三月，大雩。

夏六月乙丑，大赦，旱故。又大雩。

闰六月乙巳，遣使省行狱讼，简息徭役。

九年春二月辛卯，诏曰：“故太傅长沙景王、故大司马临川烈武王、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、卫将军华容公弘、征南大将军永修公道济、故左将军龙阳侯镇恶，或履道广深、执德冲邈；或雅量高飏，风鉴明远；或识准弘正，才略开迈。咸文德以弘帝载，武功以隆景业。而太常未铭，从祀阙享，寤寐属虑，永言兴怀。便宜配祭庙庭，勒功天府。”

三月庚戌，进卫将军王弘为太保。丁巳，加江州刺史檀道济为司空。

夏五月壬申，新除太保王弘薨。

六月癸未，置积弩，强弩将军官。乙未，以征西将军、沙州刺史吐谷浑慕璘为征西大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、陇西王。壬寅，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

秋七月庚午，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。

冬十二月庚寅，立皇子绍为庐陵王，奉孝献王祀；江夏王义恭子朗为南丰王，奉营阳王祀。

是岁，魏延和元年。

十年春正月甲寅，改封竟陵王义宣为南谯王。己未，大赦。

夏，林邑、阇婆娑州、呵罗单国并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戊戌，曲赦益、梁、秦三州。

冬十一月，氏杨难当据有梁州。是月，且渠蒙逊死。

十一年夏四月，梁、秦二州刺史萧思话破氏，梁州平。

五月丁卯，曲赦梁、南秦二州剑阁以北。戊寅，以大且渠茂虔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河西王。

是岁，林邑、扶南、呵罗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酉，大赦。辛未，祀南郊。癸酉，封冯弘为燕王。

夏四月丙辰，诏内外举士。都下地震。

六月，禁酒。师于国遣使朝贡。丹阳、淮南、吴、吴兴、义兴大水，都下乘船。己酉，以徐豫南兖三州、会稽宣城二郡米谷百万斛，赐五郡遭水人。

秋七月辛酉，阇婆娑达、扶南国并遣使朝贡。

八月乙亥，原除遭水郡诸逋负。

九月，蜀贼张寻为寇。

是岁，魏太延元年。

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，上有疾，不朝会。

三月己未，诛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。庚申，大赦。

夏六月，高丽、武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己未，零陵王太妃殂，追崇为晋皇后，葬以晋礼。

九月癸丑，立皇子浚为始兴王、骏为武陵王。

是岁，冯弘奔高丽。

十四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，大赦。戊戌，凤凰二见于都下，众鸟随之，改其地曰凤凰里。

夏四月，蜀贼张寻、赵广降，迁之建邺。

冬十二月辛酉，初停贺雪。河南、河西、河罗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五年春二月，以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延为镇西将军、秦河二州刺史，封陇西王。

秋七月辛未，地震。新作东宫。

是岁，武都、河南、高丽、倭、扶南、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立儒学馆于北郊，命雷次宗居之。

十六年春正月戊寅，闾武于北郊。庚寅，进彭城王义康为大将军、领司徒，以开府仪同三司江夏王义恭为司空。

夏六月己酉，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延为河南王。

秋八月庚子，立皇子铄为南平王。

九月，魏灭且渠茂虔。

冬十二月乙亥，皇太子冠，大赦。

是岁，武都、河南、林邑、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上好儒雅，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，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各聚门徒，多就业者。江左风俗，于斯为美，后言政化，称元嘉焉。

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，日有蚀之。

秋七月壬子，皇后袁氏崩。

八月，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大水，遣使赈恤。

九月壬子，葬元皇后于长宁陵。

冬十月戊午，前丹阳尹刘湛有罪伏诛。大赦，文武赐爵一级。以大将军、领司徒、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为江州刺史，大将军如故。甲戌，以司空江夏王义恭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

十一月，尚书仆射、扬州刺史殷景仁卒。

十二月癸亥，以光禄大夫王球为尚书仆射。戊辰，武都、河南、百济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太平真君元年。

十八年春三月庚子，雨雹。戊申，置尚书删定郎官。

夏五月壬午，卫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、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甲申，泗水泛溢，害居人。

六月戊辰，遣使巡行赈恤。

冬十一月戊子，尚书仆射王球卒。己亥，以丹阳尹孟顗为尚书仆射。氏杨难当寇汉川。

十二月，晋宁太守爨松子举兵反，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。

是岁，河南、肃特、高丽、苏摩黎、林邑等国并遣使来朝贡。

十九年夏四月甲戌，上以久疾愈，始奉初祠，大赦。

五月庚寅，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、龙骧将军裴方明破杨难当，仇池平。

闰月，都下水，遣使巡行赈恤。

六月，以大且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河西王。

秋七月甲戌晦，日有蚀之。

九月丙辰，有客星在北斗，因为彗，人文昌，贯五车，扫毕，拂天节，经天苑，季冬乃灭。

冬十二月丙申，诏奉圣之胤，建议承袭；及令修庙，四时飨祀；并命饗近墓五家供酒扫，栽松柏六百株。

是岁，蠕蠕、河南、扶南、婆皇国并遣使朝贡。西凉武昭王孙李宝始归于魏。

二十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。

二月甲申，闾武于白下。魏军克仇池。

夏四月甲午，立皇子诞为广陵王。

秋七月癸丑，以杨文德为征西将军、北秦州刺史，封武都王。

冬十月，雷。

十二月壬午，置藉田。

是岁，河西、高丽、倭国并遣使朝贡。自去岁至是，诸州郡水旱伤稼。人大饥，遣使开仓赈恤。

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，南徐、南兖、南豫州、扬州之浙江西，并禁酒。辛酉，亲耕藉田，大赦。

二月己丑，司徒、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，领司徒。辛卯，立皇子宏为建平王。

秋八月戊辰，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

九月甲辰，以大且渠安周为征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河西王。

冬十月己亥，命刺史郡守修东耕。丙子，雷且电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，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《元嘉新历》。

二月甲戌，立皇子祗为东海王，昶为义阳王。

秋七月己未，以尚书仆射孟顗为左仆射，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。

九月己未，开酒禁。癸酉，宴子武帐堂，上行将，敕诸子勿勿食，至会所赐饌。日昃，食不至，有饥色。上诫之。

曰：“汝曹少长丰佚，不见百姓艰难，今使尔识有饥苦，知以节俭期物。”

冬十二月乙未，太子詹事范晔谋反，及党与皆伏诛。丁酉，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，绝属籍。

是冬，浚淮，起湖熟废田千余顷。

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，大赦。

六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国，克之。

是岁，大有年。筑北堤，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，兴景阳山于华林园，役重人怨。

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，大赦，赐文武位一等。

夏四月，河、济俱清。

六月，都下疫，使巡省给医药。以货贵，制大钱，一当两。

秋八月乙未，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薨。

冬十一月甲寅，立皇子暕为汝阴王。

是岁，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大水。

二十五年春二月己酉，大搜于宣武场。

三月庚辰，校猎。

夏四月乙巳，新作闾阖、广莫二门，改先广莫门曰承明，开阳门曰津阳。

五月己卯，罢当两大钱。

六月庚戌，零陵王司马元瑜薨。丙寅，加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位司空。

八月甲子，立皇子暕为淮阳王。

九月辛未，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。

冬，青州城南远望，见地中如水，有影，谓之“地镜”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。

二月己亥，幸丹徒，谒京陵。

三月丁巳，宴于丹徒宫，大赦；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，行所经过，蠲田租之半。癸亥，使祭晋故司空忠肃公何无忌墓。

五月壬午，至自丹徒。丙戌，婆皇国，壬辰，婆达国并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庚子，改封广陵王诞为随郡王。癸卯，彗星见于太微。甲辰，以扬州刺史始兴王浟为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兖二州刺史。

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

二月，魏军攻县瓠。以军兴，减百官奉禄三分之一。

三月乙丑，淮南太守褚惠求减奉禄，同内百官，于是诸州郡县丞尉并悉同减。戊寅，罢国子学。

秋七月庚午，遣宁朔将军王玄谟拒魏，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，总统诸军。

冬十一月丁未，大赦。

十二月庚午，魏太武帝率大众至瓜步，声欲度江，都下震惧，咸荷担而立。壬午，内外戒严，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。始议北伐，朝士多有不同，至是，帝登烽火楼极望，不悦，谓江湛曰：“北伐之计，同议者少，今日士庶劳怨，不得无惭。始议大夫之忧，在于予过矣。”甲申，使使百牢于魏。

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，魏太武帝自瓜步退归，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，徐、豫、青、冀、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，所过州郡，赤地无余。

二月甲戌，降太尉、领司徒江夏王义恭为驍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壬午，幸瓜步。是日，解严。

三月乙酉，车驾还宫。丙申，拜初宁陵。大旱。

夏四月癸酉，婆达国遣使朝贡。己卯，彗星见于昴。是月，都下疾疫，使巡省给医药。

五月乙酉，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，据梁邹城。丁巳，婆皇国，戊戌，河南国并遣使朝贡。戊申，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左仆射、护军将军。壬子，彗星见太微中，对帝坐。

秋七月甲辰，进安东将军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。

八月癸亥，梁邹平，斩司马顺则。是秋，猛兽入郭内为灾。

冬十月癸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一月壬寅，曲赦二兖、徐、豫、青、冀六州，徙彭城流人于瓜步，淮西流入于姑孰，合万许家。

是岁，魏正平元年。

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，诏经寇六州，仍逢灾涝，可量加教贍。

二月乙卯，雷且雪。戊午，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。

三月壬午，大风拔木，都下火。

夏四月戊午，河罗单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壬辰，改封汝阴王暕为武昌王，淮阳王暕为湘东王。丁酉，省大司农、太子仆、廷尉监官。

九月丁亥，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、秦河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

冬十一月壬寅，扬州刺史庐陵王绍薨。

十二月戊辰，黄雾四塞。辛未，以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录尚书如故。

是岁，魏中常侍宗爱构逆，太武帝崩，乃奉南安王余为帝，改元为承平，后又贼余；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、尚书陆丽奉皇孙，是为文成皇帝，改元曰兴安。

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，会群臣于太极前殿，有青黑气从东南来，覆映宫上。戊寅，以司空、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

为司徒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壬午，以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戊子，使江州刺史武陵王浚统众军伐西阳蛮。

二月甲子，元凶劬构逆，帝崩于合殿，时年四十七。谥景皇帝，庙号中宗。三月癸巳，葬长宁陵。孝武帝践阼，追改谥曰文帝，庙号太祖。

帝聪明仁厚，雅重文儒，躬勤政事，孜孜无怠，加以在位日久，惟简靖为心。于时政平讼理，朝野悦睦，自江左之政，所未有也。又性存俭约，不好奢侈。车府令尝以犍革故，请改易之；又犍席旧以牛皮缘故，欲代以紫皮，上以竹簞未至于坏，紫色贵，并不听改。其率素如此云。

世祖孝武皇帝，讳骏，字休龙，小字道人，文帝第三子也。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，有光照室。少机颖，神明爽发，读书七行俱下，才藻甚美，雄决爱武，长于骑射。

十二年，立为武陵王。二十二年，累迁雍州刺史。自晋江左以来，襄阳未有皇子重镇，时文帝欲经略关、河，故有此授。及魏太武大举至淮南，帝镇彭城，魏使尚书李孝伯至，帝遣长史张畅与语，而帝改服观之。孝伯目帝不辍，及出，谓人曰：“张侯侧有人风骨视瞻，非常士也。”二十八年，为都督、江州刺史。时缘江蛮为寇，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，使上总统众军。

三十年正月，出次西阳之五洲，会元凶弑逆，上率众入讨。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、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。

三月乙未，建牙于军门。是时多不悉旧仪，有一翁斑白，自称少从武帝征伐，颇悉其事，因使指麾，事毕，忽失所在。自冬至春，常东北风，连阴不霁，其日牙立之后，风转而西南，景色开霁，有紫云二荫于牙上。

四月辛酉，上次溧洲。丙寅，次江宁。丁卯，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，率表上尊号。戊辰，上至新亭。己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文帝号谥。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尉、南徐州刺史。庚午，以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、丞相、扬州刺史，并录尚书六条事。以安东将军隋王诞为卫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加雍州刺史臧质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并开府仪同三司。抚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。壬申，以征虏将军王僧达为右仆射。改新亭为中兴亭。

夏五月乙亥，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。丙子，克建业，二凶及同逆并伏诛。庚辰，诏分遣大使巡省方俗。是日解严。辛巳，幸东府城。甲申，尊所生路淑媛为皇太后。乙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壬辰，以太尉江夏王羲恭为太傅，领大司马。甲午，谒初宁陵，曲赦建业二百里内，并蠲今年租税。戊戌，以抚军将军南平王铄为司空，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。

六月丙午，车驾还宫。初置殿门及上阁门屯兵。庚午，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庚申，诏有司论功班赏各有差。辛酉，安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进号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辛未，改封南谯王羲宣为南郡王，随王诞为竟陵王。

闰丙子，遣兼散骑常侍刘洵等十五人巡行风俗。庚申，加太傅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，以荆州刺史竟陵王诞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甲申，蠲寻阳、西阳郡租布三年。是月，量衡尉官。

秋七月辛丑朔，日有蚀之。辛酉，诏崇俭约，禁淫侈。己巳，司空南平王铄薨，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十月癸未，听讼于闾武堂。

十一月丙辰，停台省众官朔望问讯。丙寅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二月甲戌，省都水使者官，置水衡令官。癸未，以将置东宫，省太子率更令、步兵、翊军校尉、旅賁中郎将、冗从仆射、左右积弩将军官。中庶子、中舍人、庶子、舍人、洗马各减旧员之半。

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祀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壬戌，更铸四铢钱。丙寅，立皇子子业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是月，起正光殿。

二月庚午，豫州刺史鲁爽、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臧质、丞相、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、兖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。壬午，曲赦豫州。

三月己亥，内外戒严。

夏五月甲寅，义宣等攻梁山，左卫将军王玄谟大破之。己未，解严。癸亥，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。

六月戊辰，臧质走至武昌，为人所斩，传首建邺。甲戌，抚军将军柳元景进号抚军大将军，及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并开府仪同三司。癸未，罢南蛮校尉官。戊子，省录尚书官。庚寅，义宣于江陵赐死。

秋七月丙申朔，日有蚀之，既。丙辰，大赦，赐文武爵一级。

冬十月戊寅，诏开建仲尼庙，制同诸侯之礼，详择爽垲，厚给祭秩。

十一月癸卯，复置都水使者官。始课南徐州侨人租。

是岁，魏兴光元年。

二年春二月己丑，婆皇国遣使朝贡。丙寅，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夏四月壬申，河南国遣使朝贡。

五月乙未，荧惑入南斗。戊戌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六月甲子，以国哀除释，大赦。

秋七月癸巳，立皇弟休祐为山阳王、休茂为海陵王、休业为衡阳王。己酉，盘盘国遣使朝贡。

八月庚申，雍州刺史武昌王浑有罪，废为庶人，自杀。辛酉，干陀利国遣使朝贡。三吴饥，诏所在振贷。

九月丁亥，闾武于宣武场。

冬十月壬午，以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、南徐州刺史，以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为尚书令。

十一月辛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太安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庚寅，立皇弟休范为顺阳郡王，休若为巴陵郡王。戊戌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郡王。辛丑，祀南郊。

以驃骑将军建昌忠公到彦之，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新建文宣侯王华，豫宁文侯王昙首配飨文帝庙庭。壬子，皇太子纳妃。甲寅，大赦。群臣上礼。

二月丁丑，制朔望临西堂，接群下，受奏事。

闰三月癸酉，鄱阳王休业薨。

夏四月甲子，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。

五月辛酉，制荆、徐、兖、豫、雍、青、冀七州统内，家有马一匹者，蠲复一丁。

秋九月壬戌，以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十月丙午，太傅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宰，领司徒。

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庚午，都下雨水。辛未，遣使检行，赐以糯米。

三月壬戌，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。

夏四月，都下疾疫。丙申，遣使巡，赐给医药；死而无收斂者，官为敛埋。

五月，吴兴、义兴大水，人饥。乙卯，遣使开仓振恤。癸酉，听讼于华林园。自是，非巡狩军役，则车驾岁三临讯。丙寅，芳香琴堂东西有双橘连理，景阳楼上层西南梁拱间有紫气，清暑殿西甍鸱尾中央生嘉禾，一株五茎。改景阳楼为庆云楼，清暑殿为嘉禾殿，芳香琴堂为连理堂。乙亥，以辅国将军梁瑾为河州刺史，封宕昌王。

秋七月辛未，土断雍州诸侨郡县。

九月，建康、秣陵二县各置都官从事一人，司水、火、劫、盗。

冬十月甲辰，以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。

十二月丁亥，改封襄阳王休范为桂阳王。

二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。丙辰，复郡县田秩，并九亲禄率。壬戌，拜初宁陵。

二月丙戌，卫将军、尚书令建平王宏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。

三月丁未，尚书令建平王宏薨。乙卯，以田农要月，命太官停杀牛。

夏四月甲申，立皇子子媛为安陆王。辛丑，地震。

六月戊寅，增置吏部尚书一人，省五兵尚书官。丁亥，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八月丙戌，中书令王僧达下狱死。

九月壬戌，襄阳大水，遣使巡行振恤。庚午，置武卫将军、武骑常侍官。

冬十二月己亥，制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，丧事听设凶门，余悉断。

是岁，河南、高丽、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己丑，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。

二月乙卯，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，以东扬州为扬州。甲子，复置廷尉监官。

夏四月乙卯，司空、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，贬爵，诞不受命，据广陵反。以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讨诞。

秋七月己巳，克广陵城，斩诞，悉诛城内男丁，以女口为军赏。是日解严。辛未，大赦。丙子，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，加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位司空。

九月壬辰，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。甲午，移南郊坛于牛头山，以正阳位。

冬十一月甲子，立皇后蚕宫于西郊。

十二月辛酉，置谒者仆射官。

是岁，婆皇、河西、高丽、肃慎等国各遣使朝贡。西域献舞马。

四年春正月辛未，祀南郊。甲戌，宕昌国遣使朝贡。乙亥，亲耕藉田，大赦。庚寅，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，子房为寻阳王，子頊为历阳王，子鸾为襄阳王。

三月甲申，皇后亲桑于西郊。

夏四月丙午，诏四时供限，详减太半。辛亥，太宰江夏王义恭等表请封岱宗，诏不从。辛酉，诏以都下疾疫，遣使存问，并给医药。其亡者随宜赈恤。

五月丙戌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。

秋七月甲戌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薨。

八月，雍州大水，甲寅，遣加赈恤。

九月丁亥，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。

冬十月庚寅，遣新除司空沈庆之讨缘江蛮。

十一月戊辰，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。丙戌，复置大司农官。

十二月辛丑，幸廷尉寺，有系囚。魏遣使通和。丁未，幸建康县，原放狱囚。倭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和平元年。

五年春正月戊午朔，华雪降，散为六出，上悦，以为瑞。

二月癸巳，阅武，军饷以下，普加班赐，多所原有。

三月甲戌，行幸江乘，遣祭故太保王弘、光禄大夫王昙首墓。

夏四月癸巳，改封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。丙申，加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，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庚深之，举兵反，参军尹玄庆起义，斩之，传首建鄴。

五月，起明堂于国学南丙巳之地。癸亥，制帝室期亲，官非禄官者，月给钱十万。

秋七月丁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庚午，曲赦雍州。

八月戊子，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，子真为始安王。己丑，诏以来岁修葺庠序，旌延国胄。庚寅，制方镇所假白板

郡县，年限依台除，食禄三分之一，不给送故。卫将军东海王祗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九月甲寅，日有蚀之。丁卯，行幸琅邪郡，原遣囚系。庚午，河、济清。

闰月丙申，初立驰道，自阙阊门至于朱雀门，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。壬寅，改封历阳王子项为临海王。

冬十月甲寅，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。

十二月壬申，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甲戌，制天下人户岁输布四匹。

六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。是日，又祭祀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大赦。乙未，置五官中郎将、左右中郎将官。

二月乙卯，复百官禄。

三月庚寅，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。壬寅，以倭世子兴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

夏四月庚申，新作大航门。

五月丙戌，置凌室于覆舟山，修藏冰之礼。

六月辛酉，尚书左仆射刘延孙卒。

秋七月甲申，地震，有声如雷，兖州尤甚，于是鲁郡山摇者二。乙未，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。

八月乙丑，置清台令官。

九月，制沙门致敬人主。乙未，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，以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。

冬十月丁卯，诏上林苑内士庶丘墓欲还合葬者，勿禁。

十一月己卯，陈留王曹虔秀薨。

七年春正月癸未，诏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，并巡江右，讲武校猎。丁亥，以右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。

二月甲寅，车驾巡南豫、南兖二州。丁巳，校猎乌江。己未，登乌江县六合山。壬戌，大赦，行幸所经，无出今年租布，赐人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郡守邑宰及人夫从搜者，普加沾赏。又诏历阳郡租输三年，遣使巡慰，问人疾苦。癸亥，行幸尉氏，观温泉。壬申，车驾至都，拜二庙，乃还宫。

夏四月甲子，诏自今非临军战阵，一不得专杀；其罪入重辟者，皆依旧先上须报，有司严加听察，犯者以杀人罪论。

五月丙子，诏自今刺史守宰动人兴军，皆须手诏施行；惟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，变起仓卒者，不从此例。

六月戊申，蠕蠕、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乙亥，进高丽王高琬位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八月乙丑，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、子产为临贺王。车驾幸建康、秣陵县讯狱囚。

九月庚寅，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兼司徒。乙未，幸廷尉讯狱囚。丙申，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。

冬十月壬寅，皇太子冠，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。戊申，车驾巡南豫州，奉太后以行。癸丑，行幸江宁县讯狱囚。加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东海王祗为司空，加中军将军义阳王昺开府仪同三司。己巳，校猎于姑孰。

十一月丙子，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。巡幸所经，详减今岁田租。乙酉，诏祭晋大司马桓温、征西将军毛玕墓。上于行所讯溧阳、永世、丹阳县囚。癸巳，祀梁山，大阅水师。于中江，有白雀二集华盖，有司奏改元为神雀，诏不许。乙未，原放行狱徒系。浙江东诸郡大旱。

十二月壬寅，遣使开仓赈恤，听受杂物当租。丙午，行幸历阳。甲寅，大赦，赐历阳郡女子百户牛酒，蠲郡租十年。己未，加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。子博望梁山立双阙。癸亥，至自历阳。

八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。是日，还祭祀文帝于明堂。甲戌，诏曰：“东境去岁不稔，宜广商货，远近贩鬻米粟者，可停道中杂税。其以仗自防，悉勿禁。”

夏闰五月壬寅，以太宰江夏王义恭领太尉。庚申，帝崩于玉烛殿，时年三十五。七月丙午，葬于丹阳秣陵县岩山景陵。

帝末年为长夜之饮，每旦寝兴，盥嗽毕，仍复命饮，俄顷数斗，凭几昏睡，若大醉者。外有奏事，便肃然整容，无复酒色。外内服其神明，莫敢弛惰。

前废帝讳子业，小字法师，孝武帝长子也。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。孝武镇寻阳，帝留都下。三十年，孝武人伐，元凶囚帝于侍中下省，将加害者数矣，卒得无恙。及孝武践阼，立为皇太子。始末之东宫，中庶子、二率并入直永福省。大明二年，出居东宫。七年，加元服。

八年闰五月庚申，孝武崩，其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加驃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令。甲子，置录尚书官，以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，加驃骑大将军柳元景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庚戌，婆皇后遣使朝贡。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乙卯，罢南北二驰道，改孝建以来所变制度，还依元嘉。丙辰，追崇献妃为献皇后。

八月己丑，皇太后崩。

九月乙卯，文穆皇后祔葬景陵。

冬十二月乙酉，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。壬辰，以王畿诸郡为扬州，以扬州为东扬州。癸巳，加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司徒。

去岁及是岁，东诸郡大旱，甚者米一斗数百，都下亦至百余，饿死者十六七。孝建以来，又立钱署铸钱，百姓因此盗铸，钱转伪小，商货不行。

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，大赦，改元为永光。乙巳，省诸州台传。

二月乙丑，减州郡县田禄之半。庚寅，铸二铢钱。

夏五月，魏文成皇帝崩。